

Himalayan
Series of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Culture

第一辑 汪永平 主编

喜马拉雅

城市与建筑文化遗产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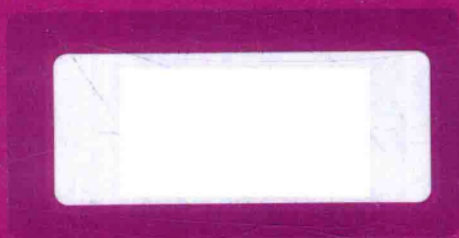
江苏

城市与建筑

汪永平 沈芳 著

City and
Architecture
in Gyantse

东南大学出版社



Himalayan
Series of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Culture



城市与建筑文化遗产丛书
喜马拉雅
第一辑 汪永平 主编

- 拉萨城市与建筑 ○
江孜城市与建筑 ●
阿里传统建筑与村落 ○
日喀则城市与建筑 ○
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建筑 ○
印度喜马拉雅邦传统建筑 ○
印度佛教城市与建筑 ○
印度伊斯兰时期城市与建筑 ○
印度殖民时期城市与建筑 ○
印度现代建筑 ○
耆那教寺庙建筑 ○
尼泊尔宗教建筑 ○
加德满都谷地传统建筑 ○
拉达克城市与建筑 ○
克什米尔谷地传统建筑 ○

上架建议 建筑历史 / 建筑学

ISBN 978-7-5641-6975-6



9 787564 169756 >

定价: 69.00 元

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文化艺术精品项目
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江孜城市与建筑

汪永平 沈芳 著

City and
Architecture
in Gyantse

Harlequin Series of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Cultur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孜城市与建筑 / 汪永平, 沈芳著. —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7. 5

(喜马拉雅城市与建筑文化遗产丛书 / 汪永平主编)

ISBN 978-7-5641-6975-6

I. ①江… II. ①汪… ②沈… III. ①古建筑—建筑艺术—江孜县 IV. ①TU-092.9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8608 号

书 名: 江孜城市与建筑

责任编辑: 戴 丽 魏晓平

装帧方案: 王少陵

责任印制: 周荣虎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 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seupress.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000mm×140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6975-6

定 价: 69.00 元

行走在喜马拉雅的云水间

序

2015年正值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原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成立三十周年，我作为学院的创始人，在10月举办的办学三十周年庆典和学术报告会上，汇报了自己和团队自1999年以来走进西藏、2011年走进印度，围绕喜马拉雅山脉17年以来所做的研究。研究成果的体现，便是这套“喜马拉雅城市与建筑文化遗产丛书”问世。

出版这套丛书（第一辑15册）是笔者和学生们的多年的宿愿。17年来我们未曾间断，前后百余人，30多次进入西藏调研，7次进入印度，3次进入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脉相连的青藏高原、克什米尔谷地、拉达克列城、加德满都谷地都留下了考察的足迹。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涉及城市和村落、文化景观、宗教建筑、传统民居、建筑材料与技术等与文化遗产相关的领域，完成了50篇硕士学位论文和4篇博士学位论文，填补了国内在喜马拉雅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上的空白，并将藏学研究和喜马拉雅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揭

示了喜马拉雅山脉不仅是我们这一星球上的世界第三极，具有地理坐标和地质学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和文化史上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喜马拉雅山脉东西长2500公里，南北纵深300~400公里，西北在兴都库什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交界，东至南迦巴瓦峰雅鲁藏布大拐弯处。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部，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主要由三个地理区域组成：北部喜马拉雅山区的高山区、中部的恒河平原以及南部的德干高原。这三个区域也就成为印度文明的大致分野，早期有许多重要的文明发迹于此。中国学者对此有着准确的描述，唐代著名学者道宣（596—667）在《释迦方志》中指出：“雪山以南名为中国，坦然平正，冬夏和调，卉木常荣，流霜不降。”其中“雪山”指的便是喜马拉雅山脉，“中国”指的是“中天竺国”，即印度的母亲河恒河中游地区。

季羨林先生把古代世界文化体系分为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化，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世界上

四大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喜马拉雅不仅是多民族的地区，也是多宗教的地区，包括了苯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伊斯兰教以及锡克教、拜火教。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如今在印度的影响力已经不大，但佛教通过传播对印度周边的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直接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以佛教为媒介的印度文化和希腊化的键陀罗文化。对于这些文化，如不跨越国界加以宏观、大系统考察，即无从正确认识。所以研究喜马拉雅文化是中国东方文化研究达到一定阶段时必然提出的问题。

从东晋时法显游历印度并著书《佛国记》开始，中国人对印度的研究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并且世代传承。唐代玄奘求学印度并著书《大唐西域记》；义净著书《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明代郑和下西洋，其随从著书《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对于当时印度国家与城市都有详细真实的描述。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人继续研究印度。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曾设“印度哲学课”。胡适任校长后，又增设东方语言文学系，最早设立梵文、巴利文专业（50 年代又增加印度斯坦语），由季羨林和金克木执教。除了季羨林和金克木，汤用彤也是印度哲学研究的专家。这些学者对《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进行校注出版，加入了近代学者科学考察和研究的新内容，在印度哲学、文学、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等领域多有建树。在中国，研究印度建筑的倡始者是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他曾于 1959 年初率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参观了阿旃陀石窟寺等多处佛教遗址。回国后当年招收印度建筑史研究生一人，并亲自讲授印度建筑史课，这在国内还是独一无二的创举。1963 年刘敦桢先生 66 岁，除了完成《中国古代建筑史》书稿的修改，还指导研究生对印度古代建筑进行研究并系统授课，留下了授课笔记和讲稿，并在《刘敦桢文集》中留下《访问印度日记》一文。可

惜 1962 年中印关系恶化，以致影响了向印度派遣留学生的计划，随后不久的“十年动乱”，更使这一研究被搁置起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中国印度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难以跨越喜马拉雅障碍进入实地调研，把青藏高原的研究和喜马拉雅的研究结合起来。

意大利著名学者朱塞佩·图齐（1894—1984）是西方对于喜马拉雅地区文化探索的先驱。1925—1930 年，他在印度国际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教授意大利语、汉语和藏语；1928—1948 年，图齐八次赴藏地考察，他的前五次（1928、1930、1931、1933、1935）藏地考察均从喜马拉雅山脉的西部，今天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前三次）、西姆拉（1933）、阿尔莫拉（1935）动身，沿着河流和山谷东行，即古代的中印佛教传播和商旅之路。他首次发现了拉达克森格藏布河（上游在中国境内叫狮泉河，下游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叫印度河）河谷的阿契寺、斯必提河谷（印度喜马拉雅邦）的塔波寺（西藏佛教后弘期重要寺庙，

两处寺庙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还考察了托林寺、玛朗寺和科迦寺的建筑与壁画，考察的成果便是《梵天佛地》著作的第一、二、三卷。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图齐研究藏族艺术和藏传佛教史的基础。后三次（1937、1939、1948）的藏地考察是从喜马拉雅中部开始，注意力转向卫藏。1925—1954 年，图齐六次调查尼泊尔，拓展了在大喜马拉雅地区的活动，揭开了已湮没的王国和文化的神秘面纱，其中印度和藏地的邂逅是最重要的主题。1955—1978 年，他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麓，古代称之为乌仗那的斯瓦特地区开展考古发掘，期间组织了在阿富汗和伊朗的考古发掘。他的一生学术成果斐然，成为公认的最杰出的藏学家。

图齐的研究不仅涉及佛教，在印度、中国、日本的宗教哲学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真正做到“跨越喜马拉雅、扬帆印度洋”，将中印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

终其一生，他的研究都未离开喜马拉雅山脉和区域文化。继图齐之后，国际上对于喜马拉雅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旅游、登山和摄影爱好者，研究成果也未囿于藏传佛教，这一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艺术，包括印度教、耆那教、伊斯兰教甚至苯教都得到发掘。笔者手头上就有近几年收集的英文版喜马拉雅艺术、城市与村落、建筑与环境、民俗文化等多种书籍，其中有专家、学者更提出了“喜马拉雅学”的概念。

长期以来，沿着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旅行（借用藏民的形象语言“转山”）时，笔者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未来中印文化研究的结合点和突破口选择在喜马拉雅区域，建立“喜马拉雅学”，以拓展藏学、印度学、中亚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用跨文化的视野来诠释历史事件、宗教文化、艺术源流，实现中印间的文化交流和互补。“喜马拉雅学”包含了众多学科和领域，如：喜马拉雅地域特征——世界第三极；喜马拉雅文化特征——多元性和原创性；喜马拉雅生态

特征——多样性等等。

笔者认为喜马拉雅西部，历史上“罽宾国”（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文化现象值得借鉴和研究。喜马拉雅西部地区，历史上的象雄和后来的“阿里三围”，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地区，也是西藏与希腊化的犍陀罗文化、克什米尔文化交流的窗口。罽宾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克什米尔谷地及其附近地区的称谓，在《大唐西域记》中被称为“迦湿弥罗”，位于喜马拉雅山的西部，四面高山险峻，地形如卵状。在阿育王时期佛教传入克什米尔谷地，随着西南方犍陀罗佛教的兴盛，克什米尔地区的佛教渐渐达到繁盛点。公元前1世纪时，罽宾的佛教已极为兴盛，其重要的标志是迦腻色迦（Kanishka）王在这里举行的第四次结集。4世纪初，罽宾与葱岭东部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谷地的佛教中心地位愈加显著，许多罽宾高僧翻越葱岭，穿过流沙，往东土弘扬佛法。与此同时，西域和中土的沙门也前往罽宾求经学法，如龟兹国高僧佛图

澄不止一次前往罽宾学习，中土则有法显、智猛、法勇、玄奘、悟空等僧人到罽宾求法。

如今中印关系改善，且两国官方与民间的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都更加频繁，两国形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朋友关系，印度对外开放旅游业，中国人去印度考察调研不再有任何政治阻碍。更可喜的是，近年我国愈加重视“丝绸之路”文化重建与跨文化交流，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而位于“一带一路”中的喜马拉雅地区，必将在新的发展机遇中起到中印之间的文化桥梁和经济纽带作用。

最后以一首小诗作为前言的结束：

我们为什么要去喜马拉雅？

因为山就在那里。

我们为什么要去印度？

因为那里是玄奘去过的地方，
那里有玄奘引以为荣耀的大学
——那烂陀。

行走在喜马拉雅的云水间，

不再是我们的梦想。

边走边看，边看边想；

不识雪山真面目，只缘行在此山中。

经历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事业成就自己的理想。

慧眼看世界，视野更加宽广。

喜马拉雅，

不再是阻隔中印文化的障碍，

她是一带一路的桥梁。

在本套丛书即将出版之际，首先感谢多年来跟随笔者不辞辛苦进入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区域做调研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立项资助；感谢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文物部门与我们的长期业务合作；感谢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的立项资助。最后向东南大学出版社戴丽副社长和魏晓平编辑致以个人的谢意和敬意，正是她们长期的不懈坚持和精心编校使得本书能够以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新面目和跨文化的新内容出现在读者面前。

主编汪永平

2016年4月14日形成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Sunrise Caravan Stay 一家小旅馆庭院的树荫下，正值对撒马尔罕古城、沙赫里萨布兹古城、布哈拉、希瓦（中亚四处重要世界文化遗产）考察归来。修改于2016年7月13日南京家中。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1. 自然地理
2. 人文历史
3. 文化特色
4. 宗教文化

第一章 城市概况

第一节 江孜的历史沿革

1. 吐蕃时期的江孜 (7—9 世纪中叶)
2. 分裂时期的江孜 (9—13 世纪)
3. 萨迦统治时期的江孜 (1260—1354)
4. 帕木竹巴统治时期的江孜 (1354—1618)
5. 甘丹颇章政权统治时期的江孜 (1642—1951)

第二节 江孜的城市选址与规划思想

1. 与内地不同的建城模式
2. 规划思想
3. 从聚落到城市的形成

4. 卫藏军事要塞、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

5. 山水形胜的文化景观

第三节 江孜的城市格局和城市要素

1. 寺与宗堡——城市双极空间格局
2. 宗—寺—雪——城市组成的三要素
3. 佛教文化影响下的城市公共空间

第二章 江孜历史街区与传统居住建筑

第一节 江孜老街

1. 加日郊历史街区的空间布局
2. 加日郊老街的建筑特点

第二节 江孜民居的特征

1. 建筑构造
2. 空间格局

第三节 江孜贵族民居——帕拉庄园

1. 建筑群的空间布局特点
2. 帕拉庄园单体的空间布局特点

第三章 江孜宗	53	3. 扎仓	101
第一节 “宗” 的含义	54	4. 僧舍	103
第二节 “宗” 在城市中的位置和地位	54	5. 围墙	104
第三节 “宗” 的功能布局分析	56	第三节 白居寺的宗教仪式	105
1. 居住体系	57	1. 大经堂内的宗教仪式	105
2. 宗教体系	60	2. 各个扎仓内的宗教仪式	106
3. 工作体系	65		
4. 防御体系	67	第五章 白居塔——15 世纪西藏万神殿	107
		第一节 西藏佛塔	108
第四章 江孜传统宗教建筑	71	1. 西藏佛塔的起源	108
第一节 江孜白居寺的形成与发展	72	2. 西藏佛塔的出现	109
1. 建寺时间	72	3. 西藏佛塔的类型	111
2. 建寺选址	73	4. 藏塔的构件和象征意义	114
3. 建寺人物	74	5. 藏塔的度量制度	116
第二节 白居寺的平面分布及各建筑特点	75	第二节 白居塔建筑上的成就	118
1. 措钦大殿	77	1. 建造时间	118
2. 其他佛殿	99	2. 白居塔形制的由来	119

3. 白居塔的造型分析

120

第三节 白居塔艺术上的成就

1. 白居寺壁画的形成

135

2. 白居寺壁画的分类

138

3. 壁画的制作过程

141

145

参考文献

153

附录1 白居寺建筑纪年表

155

附录2 江孜县重点民居建筑一览表

156

附录3 《西藏文物志》中白居寺和白居

塔摘录

158

附录4 江孜周边主要寺庙

166

导 言

1. 自然地理¹

江孜县位于西藏自治区南部，地处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地势南北高，中西部低，全县海拔高度在4 000~4 200米之间。东起乃钦雪山，西至白朗县夏觉乡，南与康马、岗巴两县接壤，北与仁布县、日喀则市相邻，东西长约102.5公里，南北宽约90公里，全县总面积3 800多平方公里。

2012年，全县人口68 390人，江孜镇人口约1万人，属于西藏的人口大县。现辖江孜镇、卡麦乡、达孜乡、热索乡、重孜乡、纳如乡、卡堆乡、日朗乡、藏改乡、紫金乡、康卓乡、江热乡、年堆乡、车仁乡、日星乡、金嘎乡、加克西乡、龙马乡、热龙乡等1镇18乡，下设157个行政村、3个居委会。居民主要为藏族，另有汉、回等民族。

江孜县处于前后藏结合部及咽喉要道，地缘优越，交通便利。拉萨—亚东公路、日喀则—亚东公路和日喀则—江孜公路贯穿县境，从拉萨过曲水大桥经浪卡子到江孜，路程约260公里，西北距日喀则市路程约90公里，距西藏最大的航空港贡嘎机场230公里，南距边境小城亚东仅215公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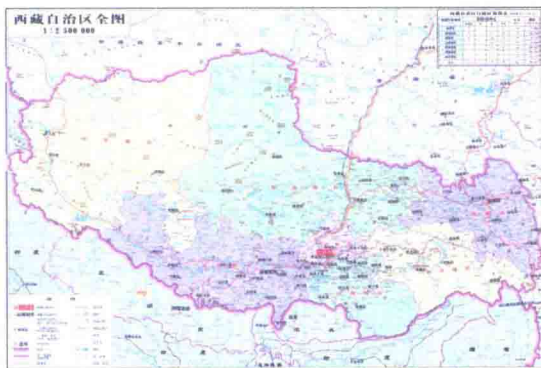


图 0-1 江孜地理区位
图片来源：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0-1），交通便利。江孜既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又紧密联结拉萨、日喀则、亚东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流动人员较多，经贸交易活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

江孜县属于高原温带季风和半干旱河谷气候类型，基本气候特征是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四季区分不明显，旱雨季分明，年平均气温4.7℃，1月份平均气温4.7℃，7月份平均气温12.7℃。江孜县受喜马拉雅雨影带影响，降雨量小，年降水量284.5毫米，夜雨率在70%左右，多集中在6—9月份，空气干燥，相

¹ 参考江孜政务网（<http://www.jiangzi.gov.cn/RWLS/602.htm>）。

对湿度低。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使江孜在吐蕃王朝时期就已形成较为发达的农业区域。1997年,江孜县被国家农业部定为全国农业百强县之一,被西藏自治区定为全区商品粮基地县之一。目前,江孜是西藏仅有的两个粮油生产“亿斤县”之一,全县粮油总产量占西藏自治区的十分之一,占日喀则地区的四分之一,被冠以“西藏粮仓”的美誉。

江孜的植被以耐寒、耐旱的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及蒿类为主。受海拔高低和小气候影响,植被具有明显分带性,大致可分稀疏垫状、高山草甸、亚高山草甸、高山草原、亚高山草原、山地灌丛、草甸沼泽植被7大类型。年楚河两岸一年一熟的农业植被较发达。

江孜县境内主要的野生动物有牦牛、青羊、黄羊、雪鸡、獐子等,主要野生植物有青杨、柳树、沙棘、红景天、贝母等104种。

年楚河源头为康马县境内海拔5150米的色姆湖,其在江孜县境内主要支流有龙马河、涅如河、冲巴拉曲(又称康马河)、纳如同曲、金嘎则曲、康如普曲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建的满拉水库、卡堆幸福水库等中小型水库,及北干渠为主的多条主干渠,为江孜县境内自然水系提供丰富的水资源。

2. 人文历史¹

西藏处于十二小邦时,江孜属于十二小邦之一的娘汝部落等四个小邦的统治区。

元代地方政权时期,江孜属于夏鲁万户府辖区,江孜地区设有乃宁千户府。夏喀哇家族帕巴贝桑布任萨迦地方政权朗钦后,因征服夏冬、洛东部落有功,萨迦地方政府把年楚河上游地区统治权授予帕巴贝桑布,从此这一广大地区改称为“班丹夏喀哇”。班丹夏喀哇家族统治时期,元、明朝皇帝曾赐予班丹夏喀哇家族的帕巴贝桑布、帕巴仁钦、饶丹衮桑帕等人大司司徒、司徒、朗钦等封号,并赐予印章和诏书。元代,江孜修建了白居寺,各方信徒云集,因位于交通要冲,工商业繁荣,遂形成西藏历史上的第三大城镇。

帕竹地方政权时期,这里被称为“年堆江孜瓦”,设“宗”级(相当于县)建置,江孜称为帕竹政府政权所辖13大宗谿之一。

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江孜继续设“宗”。噶厦委派僧俗五品官一名任职管理,任期三年。

1 参考江孜政务网(<http://www.jiangzi.gov.cn/RWLS/602.htm>)。

历史上，江孜曾发生过许多重要战事。1600年，英国成立了侵略东方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到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在印度站稳了脚跟。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进行新的掠夺，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便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西藏，开始了对西藏的武装侵略。

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第一次对西藏地区的侵华战争，即隆吐山战役，占领了隆吐山、纳汤等地。虽然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遭到了西藏人民的誓死抵抗，但由于当时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致使西藏第一次抗英战争以失败告终。随后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这个条约不但将锡金送入英国之手，而且丧失了卓木山谷以南包括隆吐山在内的热纳宗和后藏岗巴宗大片土地。

1903年7月，英帝国主义派荣赫鹏率领一支万人大军，由麦克唐纳指挥，开始了对西藏的第二次大规模武装侵略。12月12日，英国偷越了则利拉山口，13日进驻仁钦岗，21日占领帕里。1904年1月，英国又相继占领了堆纳、戈吾等地，矛头直指江孜。从此开始了以江孜人民为主的西藏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第二次抗英战争。

旧时的江孜，管辖范围比现在要大。它东起龙马卡拉山，北至桑拉山，南至帕里塘拉山以西，西至卡卡仁青岗，包括现在的江孜、康马两县全境以及亚东县的一部分。

1904年4月11日，英军侵入江孜。自第二次抗英战争开始以来，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虽然遭受到一系列失败和挫折，但西藏军民的抗英意志却越来越坚决。得知英军侵入江孜的消息后，西藏各地民兵又重新动员起来，征集军队达16000余人，聚集在江孜、日喀则及江孜到拉萨的大道上，拉开了江孜保卫战的序幕。

12日，藏军在江孜抗击英军。英国荣赫鹏、麦克唐纳等率军1万余人进犯江孜，占领宗政府。藏军反击，一面在江孜以东的卡罗布置兵力，吸引英军主力，一面袭击英军在平原的大本营，攻克江孜堡垒，将留守江孜的英军包括荣赫鹏在内全部包围，取得初战胜利。

江孜军民在扎奎和帕拉庄园等地进行了顽强战斗之后，5月3日，藏军1000多人突然袭击江洛林卡的荣赫鹏营地，几乎全歼敌人。荣赫鹏在极度恐慌中带领40名士兵仓皇南逃至康马村，遭到袭击，几乎被杀死。

15日，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军宣战。26日，英军与藏兵再战于江孜。江孜军民群情激奋，凡江孜的民户都出了人力，全民出动和藏军一起，夜以继日地修筑

工事。防御工事从白居寺可直通宗山和强扎洞，从街巷的屋舍到宗政府的南头都连接起来。白居寺的制高点上设有炮台一座、台枪一杆，并建立了值班哨制度，寺内喇嘛全体列队待战。由于江孜有了较周密的战斗部署，故陷英军于被动局面达两个月之久。

6月13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将聚集在亚东的全部力量倾巢调出，直逼江孜。英军行至离江孜不远的乃宁寺时，遭到了驻寺守军的坚决抵抗。

6月28日，为了扫清江孜外围的据点，英军向江孜附近的紫金寺进攻，守卫藏军800余人，激战几日后转移。英军即以紫金寺、帕拉村和江洛林卡三处为基地，包围了江孜宗政府及江孜街巷的藏军。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出宇妥噶伦和三大寺代表在江孜与英军会谈。7月3日再次会谈时，荣赫鹏发出最后通牒，限藏军于7月5日前撤出宗政府，否则采取军事行动。

宗政府位于江孜城中央的一个突出的小山上，碉堡式的建筑非常坚固，是江孜平原的制高点。宗山决战就在这里打响。7月5日，英军分三路进攻，一路进攻江孜镇，一名英军大尉被击毙，激战至晚7时，江孜城沦陷。另两路英军在大炮掩护下，猛攻宗山。藏军5000人坚守堡垒，用土枪和“乌朵”抛石打退敌人。

据当年参加宗山决战的两位老人回忆：“敌人围攻了几天，一直打不下来，我军还在夜里下山袭击英军。山上被断了水，便在晚上用绳将人吊下去取水塘里的污水喝，甚至以尿止渴。虽然这样，但始终没有一个人动摇。”不料，一天一个藏兵装药不慎，将山上的炸药库引爆了，敌人见藏军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便日夜加紧攻击。此时藏军仍然坚持战斗，用石头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经过三天的鏖战，藏军一路从北面冲下山，而西南悬崖上一部分来不及突围的战士，就和敌人徒手搏斗，最后全部跳崖殉国，上演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壮举。江孜保卫战是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悲壮的战斗之一，表现出藏族人民热爱祖国，为维护祖国的尊严保卫领土完整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61年，江孜宗山抗英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已经成为对干部职工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1994年西藏自治区把江孜宗山抗英遗址列为全区青少年教育基地，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把江孜抗英遗址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图0-2）。

电影《红河谷》，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这部影片曾获得叙利亚大马士革